

话说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刘宗琴是西路坠子的领军人物

刘桂枝以老坟岗为基地，还常下乡为穷人唱愿书、赶庙会，她那清脆优美的坠子腔，唱遍新乡、中牟、密县、荥阳等地。1947年她闯西安，坠子声又响遍古城长安；1948年郑州解放她又返回郑州，演出地点再扩大到新乡、安阳、焦作、许昌、开封、洛阳等地。1952年刘桂枝加入郑州市革新曲艺团，即挂头牌。1953年，刘桂枝已30多岁，艺术日趋完美，再度西行西安、兰州，播撒河南坠子这一艺术种子。在这期间她先后加入郑州市曲协、郑州市说唱团。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刘桂枝一边演出一边培养学生。她先后与琴师于海泉，应河南禹县、鲁山之邀办坠子书班，培养学生50余名。

刘桂枝唱坠子50余年，演唱技艺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她书路宽，唱腔是用紧拉慢唱调六，又巧又美，表演和白口多借鉴于戏曲，主要特点是上马疾，亮相快，人物形象干净利索是她最大的特色，表演生动细腻，唱腔刚柔相济。她的妩媚，注重说、唱、表艺术手段的综合发挥，重视人物塑造，情感传达细腻、生动、传神，达到了美听美视的效果。老戏迷们说刘桂枝的风格是俏、巧、魅。她的代表作《刘公案》、《东西汉》、《征东征西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、《美人洞》等大书、小段10多部，为中国曲艺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。

“三刘”中的二刘已故去了，戏迷长相忆。现仍健在的是“三刘”中的刘宗琴。刘宗琴是西路坠子的领军人物。老坟岗的老人们说：嘿，当年的刘宗琴，“七分说，三分唱”，



那劲头，身上穿的是紧身旗袍，烫发头，眉目如画，舞台上粗犷豪放的表演，宽厚道劲的嗓音，唱出的是地道的河南味，一句弦跟一句音，听后三天不忘。

刘宗琴1928年3月出生在登封县大冶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穷困的生活，迫使她8岁就给人当了童养媳。12岁那年，她拜河南坠子艺人刘魁为师，学会了几个段子，便随师走村串镇流浪卖艺。14岁她独闯江湖，奔西安、宝鸡站棚演唱，崭露头角。她为人诚恳，谦恭好学，在西安结交友师刘喜禄，又学会了《响马传》、《西凉国找父》等长篇小说目。1946年她重返河南郑州，又能唱一些金戈铁马的“三国”段子，便与闻名老坟岗的刘明枝、刘桂枝搭伙同棚献艺，被人誉为“河南三刘”。从此，她声名大振。

刘宗琴的《杨家将》、《大红袍》、《狄青》等袍带书目是看家活，她独挑大梁，领班走穴往返于开封、郑州、新乡、安阳等地。她的书迷遍布河南城乡，千家万户。一次她在密县农村演出，没等开演，台子前边已坐满了黑手举火把陆续拥向书场。在这里星星般一串串的人流中，一位姓丁的老人不慎失足，跌进山沟，以致腿骨摔折，村民们慌忙找来门板抬他去治疗，可这位老人却说：“不要送医院，把我抬到书场，我要听刘宗琴说书。”众人拗不过他，只得把他抬进书场。耳听坠琴高奏，简板连击，鼓声叮咚，刘宗琴丝丝入扣的说唱，让丁老汉早已忘记了疼痛，直到书尽散场，人们才把他送往医院。

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挥鞭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严立达很自然地将罗想的追问搪塞过去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罗想问丈夫那个女的是什么人。严立达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样子：“女的，什么女的？我认识的女人多了，我怎么能知道你说哪个？”

“不是我说，蔡小欣看见了。”严立达的心一紧。罗想告诉丈夫自己今天回家了，是桂雅丽和她说的。严立达脸色一沉，像是有点儿急了：“她怎么说的，如果我问你，有人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说话，没有时间没有地点，问你那个男人是谁，你说得出来吗？”“严立达的口气显得十分不满，桂雅丽干吗要和你说话，她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你懂吗？”

罗想不回答，吃饭。严立达给她舀了碗汤，说汤的味道肯定好，自己放了一大块火腿呢。

“哪天我问问蔡小欣去。”罗想径自咕哝。严立达一怔：“你居然要去问蔡小欣？好，可以，你去问吧！大概在蔡小欣眼里任何男人和女人的接触都和性有关联。”罗想扑哧笑了，严立达继续发挥：“当然了，这并不能说明蔡小欣是坏人，她愿意怎么和人交往，怎么处理两性关系，那是她的事，她有她的自由，不过是我不喜欢而已。”

严立达不在家，电话是罗想接的，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请问，是严立达，严大哥家吗？”罗想说。女人又问严立达在不在家？罗想说他不在，电话里马上又问他上哪儿去了？罗想有些不高兴了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他的同学的妹妹。”
“你贵姓？”
“我姓林，叫林青青，你是罗想吗？”罗想一怔：“你怎么知道我？”女人有些娇声娇



气：“严大哥和我说过，他说你帮我儿子办过上学的事。我还没谢你呢。”罗想说事情并没办成。林青青说：“那也应该感谢，我和严大哥说过想请你吃饭。”

“不不，吃什么饭呀。”
“为什么不，那样我还能遇见你呢。”
罗想觉得这话有点儿怪：“见我？干吗要见我？”林青青说：“你是严大哥的妻子嘛！”这种娇声娇气让罗想觉得不舒服，干脆问：“你找严立达有什么事？”林青青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问候一声，什么事也没有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再见。”

晚上严立达一进门，罗想就告诉他有个女的给他打电话。严立达的心咯噔一下：“女的？谁？”罗想注视着丈夫：“林青青。”严立达掩饰得很好很自然：“噢，林青青啊，她来电话干吗？”

“她说要请我吃饭，想见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妻子。”
“莫名其妙。”严立达咕哝了一声。罗想问：“那你说去不去？”严立达有点儿蒙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你就说去不去吧？”

严立达略一思忖，作了决定：“去，既然有人请客干吗不去，不吃白不吃。”

罗想盯着丈夫：“真的可以去？”
“当然了，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在哪儿，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才不会去呢。我干吗要吃她的饭，根本就挨不上嘛。”罗想露了底，严立达松了口气。
“真受不了，”她模仿林青青的娇声，“严大哥，严大哥……听着肉麻。你不觉得肉麻吗？”严立达笑了：“她从小就这么叫，我确实是她的老大哥嘛。”

刑事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刘垭约江士勇在自己的别墅见面

王大刚在认真地扫着地，忽然他停了下来，看着迎面过来的一辆小车。那辆小车是延江市中级法院的小车，是江士勇平时驾驶的小车。就在王大刚疑惑之时，那辆小车在9号别墅前停了下来，车门推开，从车里走下来的果然是江士勇。

江士勇在走进9号别墅之前，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发觉远远地有个清洁工在注视着他。9号别墅的门敞开了，江士勇坦然地走了进去。江士勇到9号别墅来干什么？本来就疑惑的王大刚越发疑惑了。

“不知道刘老板约我有什么贵干？”江士勇虽说之前就准备和刘垭耗点时间的，不过他不想这样耗下去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刘垭很坏？”刘垭主动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来。“你自己觉得呢？”江士勇有了反击的机会。

刘垭笑笑，点点头，“在你的眼睛里，我刘垭还不至于成为十恶不赦之徒吧？”

江士勇喝了口茶，“不错，这茶确实好。”刘垭面对江士勇调侃式的回答方式，不恼怒，而是一副慈祥的，长者的模样，“我知道你不会就这样放过我的。”

“既然你知道，就好。”江士勇手转动着茶杯，“那你还邀请我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。”刘垭依然是微笑的刘垭，可话里的机锋一点不少。

“证实一下我是否会来？”江士勇看了看面无表情，一直伫立在空荡荡的轮椅后面的哑巴男人。

刘垭点点头，“你会相信那么一句话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“可惜得很。”江士勇摇摇头，“你这里不是虎穴。”江士勇像是拼命地在搜索着一个准确的词，皱着眉头，



“很抱歉……应该说上贼窝，比较准确。”
“江庭长，你我没有必要这样吧？”
“那我该怎么样？”江士勇明显地在克制着自己，“难道我还能和你这样的人做朋友？”
“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你这样的脾气。”刘垭感叹道，“可后来呢？后来吃了不少苦头，才算渐渐地明白过来，改了自己的坏脾气。”
被刘垭这么一说，江士勇反倒缓和了下来，没了刚才的火气。

“江山易移，秉性难改。”江士勇一语双关。刘垭体味出江士勇的意思，也笑笑，“那个时候啊，总以为自己都是对的……可事实呢？事实并非那样。”

“你觉得你还真的能把自己洗白了，洗干净了？”
“那你就肯定我是个罪人了吧？”刘垭把手里的《圣经》举起来，扬了扬，又放下，“说我毁灭了延江的制造业，根据在哪里？江庭长不会没找到神州制造集团的财务总监吧？他该给了你关于我罪行的证据吧？”
“我能不能找到他，你最清楚。”

“其实一切都是莫须有。”
“刘垭无奈地摇着头，“是的，我是和一些领导关系不错，可那都是因为工作中的关系，为何你就认定我给他们行贿呢？人与人的关系，当真只有金钱能维系吗？我看未必。”
“现在自然是你唱高调的时候。”江士勇出奇地冷静，“我从来也没听罪犯自己说自己有罪，就是铁的证据摆在面前，抵赖的人也不在少数。”

“江庭长看来是一定要认定我有罪了。”刘垭显得委屈，“我今天请江庭长来，其实想说，人与人之间，最可怕的意见。我希望我们的沟通，不要带有任何成见，那样可能对我我都有利。”

都市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，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，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。

我发现李伟和若芬在一起

“王记文昌鸡”还是那副陈旧简陋却火爆兴隆热气腾腾的样子。等了一会儿，有一桌客人吃完了，才坐下。要了半只文昌鸡，一个蚝油生菜，一个清炒荷兰豆和一瓶啤酒，边吃边聊。阿香和我碰了一下酒杯，祝贺道：“真羡慕你，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一个安定的家，你真幸运，我要有一个这么能干的老公就好了。”

“谢谢，阿香，你也很快就会有的。来，我也预祝你一杯。”

我给阿香满上一杯啤酒，就在这时，我抬头无意望了一眼门口处。

无论在哪儿，我都喜欢对着门口这个方向坐，随时注意进门的人，这也许是以前做秘书养成的习惯。门口这时走进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英俊潇洒，女的清丽高雅，女的挽着男人的胳膊，依在男人身上，一副柔情蜜意的样子。

就这一眼，我的大脑像被人重重一击，“嗡”的一声，瞬间眼前一片黑暗。

恍惚中，我听到阿香在喊我：“叶子，叶子，你发什么愣呀？”

我强迫自己猛然沉到黑暗中去的心，一点点重新苏醒过来，我强迫自己那似乎已飘游到另一个世界的灵魂重新返回，我强迫自己一点点睁开眼睛。

我看见李伟也愣在那里盯着我。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不真实，服务员和顾客都在雾气蒙蒙之中晃来晃去。

李伟和若芬在一起。若芬，这个我曾经最好的密友，这个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，坚决站在我身边的朋友，这个我常常怀念的人！生活怎么会这样？！让我们在这里再见，在这种情形下再见！命运为什么这么残酷！

要把我们生活中仅存的一点点美好的记忆都剥夺得一干二净！

若芬似乎还在寻找座位，李伟转身拉着若芬走出了门外。我盯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一动不动。

阿香四处张望说：“叶子，你怎么啦？”我端起酒杯，仰头一口干了下去，一滴泪也没有。

“我看见李伟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叫他，还发什么呆呀？”
“他和若芬在一起。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希望痛苦能像一把利剑，一下子把我捅死。

阿香沉默了。忽然我想起阿香也在嘉盛做，我抓住阿香的双臂恨不能把她捻碎：“你为什么告诉我？你们合伙骗我！”

叛徒！叛徒！我心中只有这两个字。此刻，我有的只是更深的悲哀。阿香也在骗我！

可是，自己的丈夫都这样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什么权力去要求一个朋友的诚实呢？

“不是的，叶子姐，我知道时他们已经那样了，我不想你难过，另外，男人想这样，我们女人说了也没用。”

这桌菜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，酒，我连喝了三杯，再倒时瓶子已空。我想酒能给我一点儿力气，让我站起来。

“走吧。”阿香买单，拉我走。我也不想再喝，醉倒在这里。记得那一次，若芬在酒吧喝醉时，我看到有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女人，被两个男人架着出来，衣服全部拽了上去，胸罩也露了一截，看得出神智已不清醒，手里却死死地抓住自己的名牌手袋。那样子很惨，我不想那可怜的样子被人看见。

奇怪啊！为什么现在大脑中不是黑洞，就是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呢？！